

执掌“帅印”那些年

□周永祥

“老队长好,你还是那样精神啊。”偶尔回趟老家,与同龄人相遇时他们仍这样称呼我。屈指数来,这已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了,每每听到感觉格外亲切,记忆的闸门也瞬间打开——

时间追溯到1974年。刚高中毕业回生产队务农一年后,我被大队党支部提拔为生产队副队长。1976年4月初,大队召开社员大会通过“张榜招贤”的形式为我们生产队遴选队长。时年22岁的我,虽然初涉农村工作,但凭着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勇气大步登台揭榜入怀,并当着全大队社员群众的面作了“施政演讲”。在热烈掌声中,大队党支部书记宣布我成功竞选,由此也创下了我队50多年来最年轻小伙执掌“帅印”的先例。

尽管豪情满怀,但面对全大队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多、集体积累相对滞后的生产队现状,仍觉压力千斤,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感情用事。我的心思被父亲看透了,这位当过村长、支书、生产队长的老党员给我撑腰说:“你有文化基础,我有工作经验,没事,大胆地干!”他送给我的“锦囊妙计”是:多动脑、能吃苦、不贪、勤为民。正是父亲的指点和教诲,使我挺起了腰杆,在生产队长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,且赢得上级领导和本地群众不错的口碑。

在70年代初,农村实行的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,种植上主要是稻、麦两季,且粮食产量很低。全队近80户人家住的都是泥墙土屋,虽一年四季“吃三睡五千十六”,一个青壮劳力全年也只能苦五六十块钱,95%的农户缺吃少穿,一个星期也吃不上一顿干饭。除了过年过节,很难闻到肉味,生活之苦不言而喻。

穷则思变。我集思广益采取了三条“治穷”之策:一是改良稻麦品种,将水稻由原来的“吓一跳”“顶芒粳”更换成“南京11号”“金刚30号”等品种,增加单位面积产量;二是广积有机肥料,安排劳力翻(lǎn)泥划渣挑秧草,大搞“草泥塘”等积肥造肥运动,增加土壤有机质;三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,将生产队沟塘和十边隙地养鱼养鸭长香瓜长浅水藕,利用生产队河堤栽槐树长杞柳,办起了粉坊做粉养猪,增加集体收入……

“当队长有福享”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说法,而我则不然。除参加上级有关会议外,

其余时间整天与上百斤的泥担子、稻把、麦把、粪桶担子为伴;每到“三夏”大忙全队近80户人家都由我一人从凌晨三点挨家挨户登门喊上工;晚收工后社员回家吃饭,我还在田埂上检查一天的生产进度、劳动质量,思考着下一天的农活安排。每到晚上休息两脚疼得不能靠芦席,只得让老婆用棉衣垫上。明明只有20来岁的年龄,相貌上却已步入了中年大叔行列……

“当队长在抓‘规矩’上手要硬,在关心社员生活上心要热”。这是父亲的经验之谈,也是我工作的座右铭。我曾毫不手软地处理过一些“犯规”的人和事,也曾毫不吝啬地用小猪作为奖品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社员,对农户遇有难事我更会热心帮忙。有一李姓社员患脉管炎导致左脚趾溃烂,为此我专门召开队委会研究,安排生产队会计带他去上海施行截肢手术,所有费用均由生产队垫付……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1979年,我在大队党支部的鼎力支持下,率先开了全公社“小段包工、联产计酬”的先河,将全队360亩土地划分到三个生产小组,明确保底产量、工分总额,超产奖励标准。同时大面积栽植高产杂交水稻“南优二号”,亩产达1200斤。这一年,全队粮食增产超14万斤,劳动日单价超5角,社员的口粮也增加了110斤。同年底,我队获得了时任省长惠浴宇签发的省政府嘉奖令,我也多次在公社和县里的三级干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。这一年,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再往后,我通过不断改良稻麦品种、扩种棉花面积、发展多种经营等措施,实现了水稻平均亩产超千斤,棉花亩产皮棉超百斤、生猪饲养量超百头、劳动日单价三年翻倍的“三超一翻”目标,社员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。1982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后,我按照上级党委、政府的部署,在全大队再次率先完成了分田到户任务。1983年4月被提拔为大队副大队长,1984年初调镇工作。

10年生产队队长,10年雨雪风霜。这10年,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这一段年华岁月,每一步都苦并快乐着;回忆10年来的所作所为,我奉献了青春,带富了群众,赢得了口碑,问心无愧!

作者简介:阜宁县沟墩镇政府原工作人员

窗前石榴花

□羊每



晨起,打开窗子,一股清香和着新鲜空气涌进了屋。举目之间,窗外浓郁绿树丛中,绽放出鲜红的花朵。“石榴花开了,真漂亮!”我脱口道出了心中的喜悦。

我家居住的小区,就在城西南生态公园处。这里树青水秀,环境宜人。从春到夏,我多少次走过小区绿地,留意窗前石榴树季节里每一个变化。

石榴树,属落叶小乔木。冬日里,石榴树落去树叶,灰褐的干,细细的枝条,长着丁点儿的刺。春天来了,它不像桃树、梨树先开花后发叶,却在春色花红花白时,石榴树发了芽,抢先长出了绿叶,嫩枝生成了黄绿。经过一个冬春的孕育,石榴树吸足了阳光和雨露,等待着,等待一场雷雨,浇出石榴花美丽地开放。

石榴花,花期极长。石榴花开,从初夏一直开在了盛夏。窗前的石榴树,是株观赏品种树,花期更长。从暮春初花,一直开到了十月,开满了整个无霜期。盛夏时节,石榴树最先开出的花萼已结出了浆果。此间,石榴树枝条上,能见到花蕾、花朵、残红与浆果同于一树。同样的树,同样的花,其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有着不一样的美,展现不一样的姿态。

信步下楼,去看石榴花。踏过草坪的晨露,近距离地观赏盛花的石榴树。我喜欢这样的色彩,素净的石榴裙,周围镶嵌无数的碎花。如同我窗台边古朴的书桌,放着发黄的唐诗与宋词,一个人安坐在这时光里,闻着书香好似石榴花的香。我也喜欢在这夏日的清晨,着一身素装,漫步于橘红步道上,让清风吹拂我的花白头发,让云朵掠过我的清净心灵。忽然间,石榴花红出现在眼前,点缀遍地的夏绿。在这宜人的自然环境中,让我的心境回归自然的本真。

石榴树,耐寒耐旱,生命力极强,即使贫瘠的土壤也能茁壮地生长。故土西乡,老屋子建在高墩子上。好多年前,爷爷在老屋前种下一棵石榴树,祈愿一家人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多少次听奶奶说,石榴花是富贵花,那鲜红的花朵能给人带来好运气。它还

象征着多子多福,家族人丁兴旺发达。过了夏,入了秋,石榴果实成熟了。奶奶摘下一个大石榴,剥去了壳,石榴籽粒簇拥在一起。奶奶对我说:“看这石榴籽,是多么的团结啊!”我依偎在奶奶的身边,心中如石榴般甜美。

轻盈漫步,曲径水岸,携一缕夏的芬芳,凝一脂冰清玉洁的清梦,连同石榴树绿特有的浓郁,和那红得发烫的榴花,把我的思绪风帆般打开,鼓荡风华岁月的诗意。

古村落,数百年,我在石榴树边长大。盛夏的傍晚,一家人把那四方桌,搬到了石榴树边,乘着夏日晚凉,喝着麦粳子煮成的粥。晚霞映照石榴树上,绿色的树叶,红色的榴花,透出了迷人的色彩。夏日石榴花,依次地开放,就像是那鲜艳的中国红,更像是每天清晨升起的国旗,色彩同样是红色的。母亲说:“满树的榴花,全都是宝贝。”石榴的花瓣,有着奇特的功效。记得那年麦收时,镰刀划破了我的手指,鲜血滴在了地上。母亲急忙采来石榴花,揉成了花团,敷在了我的伤口上。一会儿,鲜血不再流淌,疼痛迅速得以消减。

夏风吹来,从那石榴树的枝上,飘出一片片红色的花瓣,如同风中飞舞的彩蝶。小姐妹们兴高采烈,去追那随风飘起的榴花。捡拾起朵朵石榴花,收集起来,将花杵捣成花泥,包裹在指甲上,一双双小手便染成了红彩甲。奶奶把那红色的浆汁,点在了小孙女的眉间。还有那多余的花瓣,用线穿起来,挂在了四凤和八妹的脖子上。古老的家园,石榴花是我见过的夏里村上人家女孩最美的装饰。

窗前的石榴树,带给了我抹不去的乡愁。我时常停留在这石榴树旁,享受夏日绿荫清凉,在一朵朵鲜红榴花里追忆纯真,在一幅幅景图里重温童年快乐。无论春夏秋冬,我习惯性地立于窗前,听石榴树上鸟儿的歌唱,看石榴树叶绿花红、累累果实。石榴花红,思绪无边。眼前浮现在那老家老屋石榴树下,母亲与我话别的场景:“人的一生,要像石榴树样坚强,像石榴花开样美丽,像石榴果实样奉献。”母亲的叮嘱,时刻回荡在我的耳旁。

迎着朝阳,石榴花开愈是旺盛。返回楼上,隔窗临高看花,鲜艳的花朵,随风跳跃绿树间,沾着晶莹碧透的晨露,闪现耀眼的光芒。我感觉,石榴花开,如似冉冉升起的红星,给人居环境增添了美妙的光彩。

作者简介: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发表作品逾千篇。